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單刊甲種之八

西夏研究

第一輯

王靜如 著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

北平

河西字藏經彫版考

王靜如

[夏國番字之始造。——北宋蜀本藏經之輸入。——宋代西夏字藏經彫板之推測。——元代彫板之原因，——考訂，——標號，——主持人，——時地。——論藝，數二字。——年表。——藏經彫板源流表。]

北宋仁宗景佑年間，于中國西北，突有新國建立，自號曰“大夏。”因其文化落後不足抗衡鄰國，乃命大臣野利仁榮氏參照中土文字，造筆畫頗爲重複之篆，隸，草三體番書⁽¹⁾，以建化基。其篆字常用于印鉢，草字多見于鄯寫，隸字則猶中土楷書，每以作刊印經籍之用者⁽²⁾（北平圖書館購入之西夏文藏經，即系此體）⁽³⁾。惟今非論其字體之構造，暫從簡略可也。

中國藏經彫版之起源，以今日知識所及，固

(1) 宋史夏國傳。

(2) 西夏官印集存。或西夏國書略說後，刊西夏印鉢甚多，皆篆字草字。余見俄舊京亞洲博物院所藏經背往往有之，斯坦因爵士 Sir A. Stein 之中亞考古記 (Innermost Asia) 亦有刊影。

(3) 隸書，本書所影佛經俱屬此體。

可上溯隋唐，而其盛行則當在宋季。太祖開寶年曾有彫印大藏之舉，此誠一驚人之作也⁽⁴⁾。方是時，北鄰諸國，若高麗，若契丹，莫不數請頒本，且隨即自刊行世。⁽⁵⁾西夏雖尚未建國，僅據西北，潛自稱主，然輸經及請賜全藏或經藏之一部者，亦不知凡幾次矣。今暫舉夏國請經之最著者。宋仁宗天聖七年，(1629)夏主德明遣使如宋，獻馬七十匹，換取藏經一部；景祐元年復得一部；⁽⁶⁾制番字後，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更求佛經；⁽⁷⁾嘉祐四年(1059)換取藏經⁽⁸⁾；嘉祐

(4) 佛祖統計四十三。

(5) 舊麗版約自顯宗至文宗(1020-1070)，契丹版約自興宗至道宗(1031-1064)彫成。

(6) 西夏長編一百九，德明遣使如宋獻馬七十，乞賜佛經一藏，從之。西夏長編一百十五，元昊獻馬五十匹求佛經一藏，詔特賜之。

(7) 西夏長編一百七十九，夏使求市史傳及佛經，止與佛書。

(8) 歐陽文忠集，佛祖統紀俱載夏乞贖大藏經，有“伏爲新建精藍，載請贖大藏經帙籤版等，其常例馬七十匹，充印製工，俟來年冬賀嘉祐四年正旦，使次附進，至時乞給賜藏經”之語。

十一年，(1065)熙寧六年(1073)⁽⁹⁾俱得一部。此數十年即請得佛經六次，其嗜佛慕道，可想而知矣。西夏書事云：

“沒藏氏好佛，因中國賜大藏經，役兵民數萬，相興慶府西偏起大寺貯經其中，賜額承天延回鶻僧登座演經。沒藏氏與諒祚時臨焉。”——1055年。

其後數代，俱崇佛法，載于史冊。而此時曾否彫印西夏字佛經，于今尙未能尋其痕跡，但觀西夏文金光明最勝王經題款有云“……大夏國仁尊聖德珠城皇帝詔故重刊”等字，聖德乃夏仁宗廟號，則制番字後，固有彫刻佛經之舉也。于此能引吾人注意者，蓋有兩事。一，西夏因地處西北，雖時至北宋佛教習尙仍有唐風。二，北宋大藏經輸入西夏六次之多，其譯印是否涉及全藏，抑僅擇經而譯印？以余所見，金光明最勝王經前有懺悔滅罪冥報傳與敦煌寫經，回鶻等譯本同一風尙。⁽¹⁰⁾惟此傳原附于曇無懺

(9) 西夏紀事本末請贖佛經大藏，盡依舊例。

(10) 參陳寅恪先生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冥報傳跋——北京圖書館月刊第一卷二期。

譯四卷本前，⁽¹¹⁾今彼改傳文“願造金光明四卷”爲“十卷”，顯然表現其因未刊四卷本既選義淨譯之十卷本，又復附傳于此，乃不得不然耳。由此觀之，西夏固未刊全藏，僅擇優彫版傳流而已。餘若元重刊妙法蓮華經其經文構造，不同于現在任何本，而合于日本西原寺敦煌將來寫經所錄，亦足証西北佛教風尚之特質，至宋季仍盛行也。現在賢劫千佛名經，佛說大孔雀王咒經，悲華經，大方廣佛華嚴經，阿毘達磨順正理論，經律異相等，俱爲夏仁宗乾祐年後所刊⁽¹²⁾（意所刊當不甚少）惟原刊已不能獲讀耳。

西夏國亡，蒙元統一，因屬國繁多，思以佛教爲羈縻之策，其于中國接壤之地，西夏與吐蕃也。于是世祖之時乃頒令造河西吐蕃字藏經版，成宗初卽位雖曾罷河西藏經版，但不久卽又恢復，⁽¹³⁾至大德六年彫版始克完備，後即

(11) 日本大正藏引聖語藏本。

(12) 因其題字爲奉天顯道，耀武宣文，神謀睿智，制義去邪，惇睦懿恭，皇帝神刊。

(13) 元史成宗本紀。參王國維元刊本西夏文華嚴經殘卷跋觀堂集林卷二十一，王忠愍公遺書。

施于西夏諸寺院。而其內容果如何耶？吾輩固不能不注意此次彫印之主辦人也。日本善福寺藏元平江路磧砂延聖寺刊大宗地玄天本論卷後有大德十年松江府僧錄管主八願文，載大德六年，河西字彫版完備，與施河西字藏經于寧夏之事，則主持人當爲管主八無疑。⁽¹⁴⁾法人伯希和于敦煌莫高窟發現西夏殘經，末有漢字印記，作“僧錄廣福大師管主八施大藏經於沙州文殊舍利七蒼寺永遠流通供養”等語與願文合。⁽¹⁵⁾王國維先生因之以考定

(14) “管主八”當爲西藏 Bkah hgyur.-pa (西藏 讀爲 Kan tsīəur pa 蒙古讀爲 Kan tsur-pa.) 意爲通經藏大師，中國之“三藏法師”或足當之。今蒙、藏諸僧，尙以此稱高僧。bkah 意爲“語” hgyur 意爲“譯”西藏之 pa，猶中土之稱“父”，此乃曾商之于吾友于道泉先生而得其指示者。

(15) 願文“上師三寶佛法之德，皇帝太子諸位覆獲之恩。管主八誓報四恩。流通正教，累年發心，印施漢本大藏經三十餘藏，四大部經三十餘部。華嚴大經一千餘部，經律論疏鈔五百餘部，華嚴道場懺儀百餘部，焰口施食儀軌三千餘部。梁皇寶懺藏經目錄，諸雜不計數。金銀字書寫大華嚴，法華經等共計百卷。華嚴佛像金彩共儀，刊施像圖中，齊共十萬餘僧，開建傳法講席，日逐自誦大華嚴經一百部。心願未周，欽觀聖

羅邵二氏所藏西夏華嚴經卷爲元刊，⁽¹⁶⁾是則

旨於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萬壽寺彫刊河西字大藏經板三千六百二十餘卷華嚴諸經懺板，至大德六年完備。管主八欽此勝緣印造三十餘藏及華嚴大經梁皇寶懺華嚴道場懺儀各百部，焰口施食儀軌千餘部施于寧夏永昌等路。寺院永遠流通。裝印西蕃字乾陀般若白傘蓋三十餘件經咒各千餘部，散施土蕃等處流通讀誦近見平江路，蹟沙，延聖寺大藏經版未完，遂于大德十年閏正月爲始，施財募緣節續彫刊已及一千餘卷。又見江南閩，浙教藏經版，比直北教藏缺少祕密經律論數百卷管主八發心，敬于大都弘法寺取到經本，就于杭州路立局，命工刊彫圓備裝印補足，直北腹裏，關西，四川大藏教典悉令圓滿。集斯片善，廣大無爲，迴向真如，實際莊嚴。無上佛國菩提，西方教主無量壽佛，觀音菩薩，勢至菩薩，清淨海衆菩薩祝延皇帝萬歲，聖后齊年，太子諸王福壽千春，帝師法王，福基鞏固，時清道泰，三光明而品物享，子孝臣忠，五穀熟而人民育，上窮有頂，下極無邊，法界懷生，齊成佛道者。

大德十年丙午臘月成日宣授松江府僧錄管主八謹願。

同施經善友杜源李成。

幹辦印經僧可海昌吉祥。

檢祕密經論秦州講持律沙門海雲，鞏昌講經持律沙門義琚前吉州路，報恩寺，開演沙門克己。

(16) 王國維元刊本西夏文華嚴經殘卷跋(見前)。

吾固可依此以定華嚴以下諸經典爲元刊，似無不當，惟論其方法殊爲籠統。且吾尙有興趣之說明也。今先定其極易識爲元重刊者。

1, 妙法蓮華經卷二 (題有天儀聖興仁慈懿明壽元皇太后神頒，今如皇帝神頒，今如皇帝詔故重刊正)

2, 過去莊嚴劫千佛各經 (跋有時大元國皇慶元，歲次壬子秋仲)

3, 悲華經卷第九 (今如皇帝聖壽萬歲，大元國……詔惟……頒□流行。詔以大德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大藏經五十部頒流行)

于此三種 (確定爲元刊本者) 有一可注意之事，即經題下，俱有不可強識之夏字在焉。初未審其何用，繼以經題慣例衡之，當爲千字文標號無疑。考大方廣佛華嚴經，阿毘達磨順正理論經題下俱有號字，順正理論其音爲“乙” (依掌中珠，下同) 華嚴經卷三十一至四十音“尙”卷一至十雖缺，函簽尙存，其音爲“井菁姐”依宋元諸本求之，莫有合者。惟同于麗及王古

之聖教法寶標目號字而已。⁽¹⁷⁾麗刻是否與此經有關,吾人今日尚未敢有所論列(蓋自佛經彫版史上觀之,殊難尋其線索)而聖教法寶標目者,固又管主八曾極力贊許者也。⁽¹⁸⁾是管主八刊西夏文藏經,即依此標目明矣。前者,以此請益于陳寅恪先生,乃以管主八刊行漢文藏經⁽¹⁹⁾依此標目事見告,⁽²⁰⁾然則此標目于元

(17) 大方廣佛華嚴經宋元“拱”至“臣”,麗及聖教法寶標目爲垂拱平章,愛育黎首,“垂”古音(依Bernhard Karlgren; *Analytic Dictionary*)爲dz'wiě“井,菁,姐”西夏音近tɕie(參余所著西夏文漢藏譯音釋畧)“尙”與“章”音自近。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五以卷求之,麗及聖教法寶標目當爲“意”字,其音爲“乙”音正同。如此則妙法蓮花經之號字當爲“鳴,”過去莊嚴劫千佛各經爲“已”悲華經卷九爲“駒”蓋無疑意。

(18) 釋克己大藏聖教法寶標目自序“即有前松江府僧錄廣福大師管主八續集祕密經文刊圓藏典,謂此標目,核括詳明”云云。

(19) 參前注管主八願文。

(20) 小野玄妙:元代松江府僧錄管王八大師之刻藏事蹟。載北平某氏藏有宋高僧傳其標號爲“錄九”恰與聖教法寶標目合。(宋,元,本爲“日”至“營”明爲“宅”至“阜。”))

季刊藏編目不僅有所改革，且曾施諸番漢文字者。標目既明，元刊之跡益顯，凡此即不待求之于行字、紙墨、形式、風尚亦可考定矣。若其餘諸經，捨此殊非易事。曩者王國維考華嚴之書跡紙墨不似掌中珠定爲元刻，⁽²¹⁾今據元刊諸經以較其餘，格式行字等固無甚歧異。例以中土諸版，則金光明酷似閩（東禪寺本）越（開元寺本）華嚴經有類杭（杭州本）浙（思溪本）蓋亦猶舊麗之仿于蜀彫，風尚使然耳。管主八願文曾列三十餘藏及華嚴大經梁皇寶懺華嚴道場懺儀各百餘部，今此等經懺正復如是，謂爲元刊不亦宜乎？至其刊地，當如願文所言之杭州大壽寺印造年月，則似較晚，當板出後十餘年中繼續印刷者。⁽²²⁾昔讀管主八願文，歎爲絕望，莫獲之寶籙，今一旦得之，亦可謂學術上一大快事矣。

附論：

(21) 觀其印紙，施墨，行字，尺度，格式，夏刊元刻顯有差別。

(22) 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刊于元仁宗皇慶六年(1312)餘詳于後年表。

1, “𡿨”

- a. 「□□大夏國仁尊聖德珠城皇帝,○詔故○
重𡿨」——金光明最勝王經卷一下。
- b. 「皇帝……………神𡿨」——金光明最勝
王經卷三下。
- c. 「今如……………皇帝……………詔故重𡿨正」
——妙法蓮華經卷二。
- d. 「奉天顯道耀武宣文神謀睿智制義去邪惇
睦懿恭皇帝神𡿨」〔略從羅福萇譯〕⁽²³⁾——現在
賢劫千佛各經,佛母大孔雀明王經,悲華經,
大方廣佛華嚴經,阿毘達磨順正理論經律
異相。

此字羅福萇譯爲“翻,”靜安先生因據以定
羅,邵二氏,所藏華嚴爲西夏仁宗所譯。⁽²⁴⁾翻與

(23) 王靜安元刊本西夏文華嚴經殘卷跋有羅福萇譯
“奉天顯道,耀武宣文,神謀睿智,制義去邪,惇睦
懿恭,天子神𡿨,”余按通報 *Toung Pao*, vol. XII. P. 451. Ed. Cha
vanes 評A. I. Ivanov: *Stranitsa iz istorij Si-sia* 文中及伊鳳閣原文
中*Bulletin de l' Acade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 de Saint-Petersbourg* 1911,
P. 831-836)俱引夏仁宗施經發願文,末作“奉天顯道……………”云
云,羅君當即據此譯出。

(24) 跋中有云:則此乃仁宗所譯也。

譯(𡇗)西夏訓意未知果何分別而羅君復何所據?若謂帝王譯作稱“𡇗”則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悲華經,慈悲道場懺悔法之正皇太后,正明大皇帝,皇太后,固用“譯”也。觀其與“譯”並列(如悲華經既有皇太后正明大皇帝“神譯”復有仁宗之“神𡇗”)則以“刊彫”等意較近施之于諸經所題莫不吻合,其非“𡇗”字明矣。

2. “𡇗”

- a. 今如皇帝神𡇗——妙法蓮華經。
- b. 天儀聖仁慈懿明壽元皇太后神𡇗——妙法蓮華經。
- c. □正皇后神𡇗——妙法蓮華經。
- d. 大元國……召惟一□大藏經𡇗□流行。——悲華經。
- e. 詔以大德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大藏經五十部𡇗流行。——悲華經。

按文例求之,字當爲“頒”或“施”之意。以上二字雖不見于字書,然求其字意,固如是也。因考板刻之源流,便中論其意義亦有助于治西夏字學者乎?

附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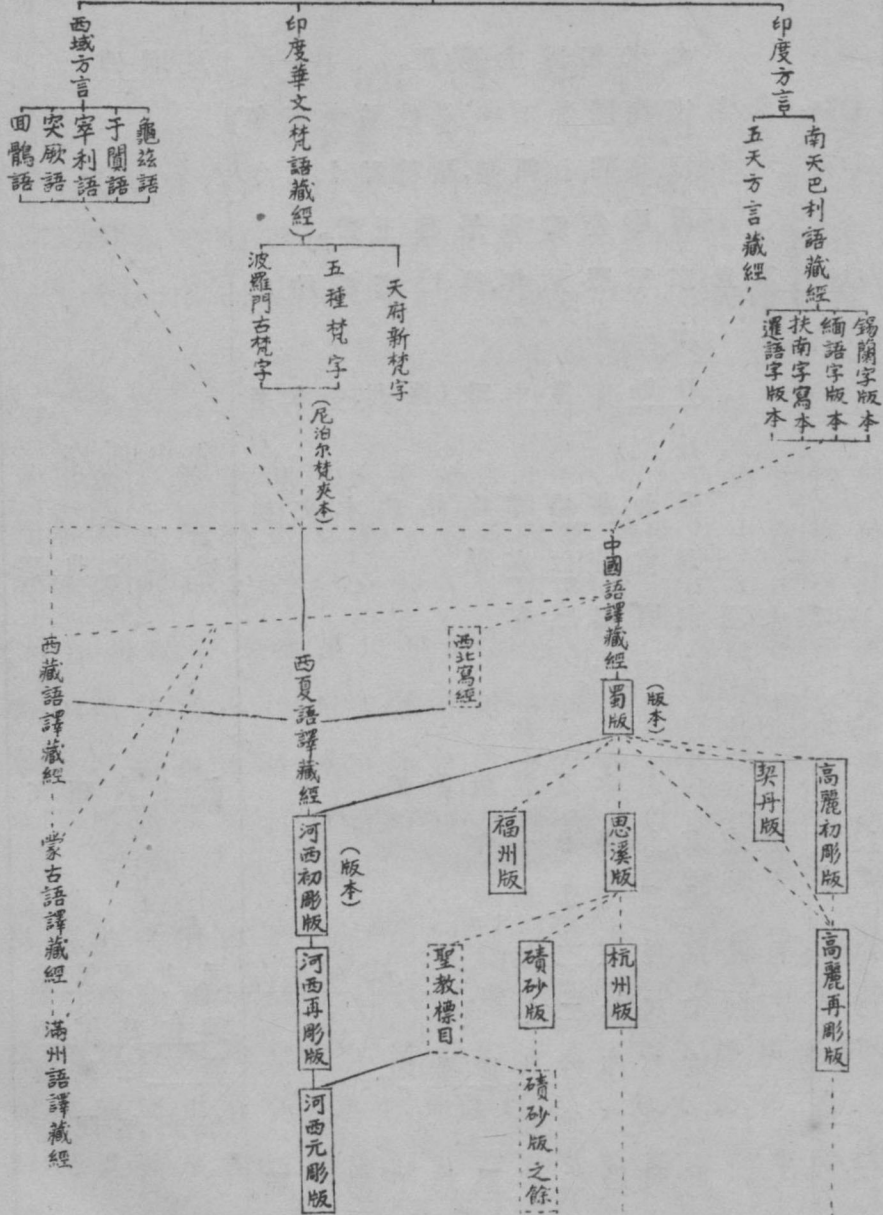
贖經彫藏記略年表

西紀	宋紀,夏紀,記事	備考
1029	宋仁宗天聖七年 德明遣使如宋獻馬七十匹, 乞賜佛經從之。	<u>西夏長編</u>
1034	宋仁宗景祐元年,夏景宗廣運元 年 宋賜佛經。	<u>西夏長編</u>
1036	宋仁宗景祐三年,夏景宗大慶元 年 制番書。	<u>夏國傳</u>
1037	宋仁宗景祐四年,夏景宗大慶二 年 設番漢二學院。	<u>夏國傳</u>
1055	宋仁宗至和二年,夏毅宗福聖承 道三年 二月,夏使求市史傳及佛經,止 與佛書; 十月,沒藏氏好佛,因中國賜 大藏經延回鶻僧登座演經。	<u>西夏長編</u>
1058	宋仁宗嘉祐三年,夏毅宗禪都二 年 如宋乞贖大藏經,次年與之。	<u>歐陽文忠集</u>
1062	宋仁嘉祐七年,夏毅宗奢單都六年	

	如宋乞贖大藏經四年後與之。	西夏紀事本末
1072	宋神宗熙寧六年,夏惠宗天賜禮盛國慶三年	
	如宋乞贖大藏經。	夏國傳
1185	宋孝宗高熙十二年,夏乾祐十五年	}
1187	宋孝宗高熙十四年,夏乾祐十七年	
	再彫金光明最勝王經。	
1190	宋光宗紹熙元年,夏仁宗乾祐二十一年	
	骨勒作掌中珠。(原刊,今本系後刻)	掌中珠序
	他如華嚴等經(見前本文)初刊當於仁宗朝。	參本文前段
1227	宋理宗寶慶三年	
	夏國亡。	
1302	元成宗大德六年	
	河西字藏經版彫畢。	管主八願文
1307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	
	重刊印悲華經。	
1310	元武宗至大三年	}
1315	元仁宗延祐二年	
	重刊印妙法蓮華經。	元史,天儀聖興仁慈懿明壽元之號當
1312	元仁宗皇慶元年	在此年間
	重刊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	

河西字藏經彫版源流表

佛教大藏經



東漢西南夷白狼慕漢歌詩本語譯證

(與西夏西藏及印支語之比較研究)

王 靜 如

[白狼語言與西夏西藏語言之比較——白狼語與
台藏單語族各語系之比較——白狼卽僂讓(僂
讓卽 *Hlou-Sou),夜郎卽 No-Sou 說——白狼語與Hlan-So
語之比較——結論]

我們說西南夷,一切史書的西南夷,仍然可以從現在西南諸民族當中找得到他的源流,(自然是他們也有遷徙和今昔情形的不同),這真不算什麼希奇的事情,因為我們隨便展開一部史書的西南夷傳,總可以在那裏找到他的民族,語言,風俗,傳說等等大致和現在情形,有些相同的地方。關於這一點,我們還得等待將來慢慢的把他都系統的寫出來,在未作到這步田地以先,我們總可以嘗試的舉一些例,其中頭一個就算這個問題吧。

後漢書西南夷傳載白狼槃木唐菟等內附,益州刺史朱輔上其樂詩三章,現在後漢書中乃自東觀記錄出,章懷註說:‘東觀記載其歌,並載夷人本語,並重譯訓話爲華言,今范史所載者是也。今錄東觀夷言以爲此注也’。今存東觀記和通志都有白狼歌詩的漢譯及夷語音譯。說到這首歌詩爲夷語的

話,本來不成問題,可是偏偏的有人說他是中國語方音之一種,那些文章的內容,本來不值得怎樣討論,就只論這種說法我就覺得有點失當,並且似乎是有些說得太晚或者太早些。因為一樣的証據不充分,而大膽的說中國語和西南異族語為同源,外國人們,在十幾年前早已經說過了。怎麼說太早呢?就是中國語和白狼語及一切西南語如台藏語等等,終久還沒有証實他是一定同源啊。凡一個學說的能成立與否,自然總須看証據充分不充分,現在中藏語的比較方在初步,誰能決定他是同源或互借呢,⁽¹⁾所以如果我們現在就那樣說起來,豈不又失之太早了麼?他們學說的荒謬我且打住在這裏,我們先說為什麼要那西藏語、西夏語和白狼語比較。這個最大的理由,就是因為他們在歷史的記載上和他們傳說民族的來源都有些相近,有些瓜葛關係,在語言方面現在我們知道的,也再沒有這兩族和他比較更近些,所以現在第一步却先作夏藏、白狼的比較。(參看我的西夏民族語言與夏國史料)。關於比較方法下面我也畧加說明。

我先來說這個夏藏、白狼比較表,白狼慕漢歌詩、東觀記通志所記畧有不同,今依王先謙集解所校字,旁註“1”者為通志“2”為官本,“3”為東觀記。我們知道白狼歌漢字音譯是不能靠着近代音韻作比較的,可是後漢的音值總沒法子想來,

(1) 參考勞佛(B. Laufer),西夏語之研究,及余所著論冬蒸兩部一跋高本漢中國上古音當中的幾個問題中之漢藏語比較部分。最近德人西孟(W. Simon)曾有藏漢語互變之比較(Tibetisch-Chinesische Wortgleichungen.)一文尤應參考。